

中国小说史丛书

话本小说史

萧欣桥 刘福元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09

中国小说史丛书

话本小说史

萧欣桥 刘福元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兴祐

封面设计 刘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本小说史/萧欣桥, 刘福元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3. 4

(中国小说史丛书)

ISBN 7-80518-380-5

I. 话... II. ①萧... ②刘... III. 话本小说-小说史-中国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722 号

话本小说史 萧欣桥 刘福元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长命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20 千 印数 0001—21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18-380-5/ I · 245 定价:22.50 元

“中国小说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主编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编委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七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欧阳健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勳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三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

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阿英、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2002年12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唐五代的说话	(6)
第一节 说话溯源	(6)
第二节 唐五代的俗讲、转变和说话	(10)
一 唐五代的俗讲(附说因缘、道教俗讲)	(11)
二 唐五代的转变	(21)
三 唐五代的说话	(34)
四 唐五代俗讲、转变和说话的关系及其对宋代说话的影响	(38)
第二章 唐五代的宗教话本	(45)
第一节 俗讲话本	(45)
第二节 僧侣转变话本	(61)
第三节 《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	(76)
第三章 唐五代的世俗话本	(89)
第一节 历史故事话本	(89)
第二节 民间传说话本	(108)
第三节 现实题材话本	(120)
第四章 宋元时代的说话	(125)
第一节 宋元时代说话的繁盛	(125)
第二节 南宋说话四家数和宋元话本的分类	(137)

第五章 宋元时代的讲史话本·····	(147)
第一节 《新编五代史平话》·····	(147)
第二节 《全相平话五种》·····	(157)
一 《武王伐纣平话》·····	(157)
二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	(163)
三 《秦并六国平话》·····	(166)
四 《续前汉书平话》·····	(170)
五 《三国志平话》·····	(175)
第三节 《宣和遗事》·····	(180)
第四节 《薛仁贵征辽事略》·····	(186)
第五节 宋元讲史话本的历史贡献·····	(189)
第六章 宋元时代的小说话本·····	(195)
第一节 宋元小说话本的流传·····	(195)
第二节 烟粉、灵怪与传奇·····	(198)
第三节 公案与朴刀、杆棒·····	(216)
第四节 神仙与妖术·····	(228)
第五节 小说向讲史、说经的拓展·····	(232)
第六节 其他小说话本·····	(238)
第七节 宋元小说话本的艺术成就·····	(243)
第七章 宋元时代的说经话本·····	(256)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257)
第二节 《西游记》平话·····	(272)
第八章 话本小说在明代的全盛·····	(283)
第一节 话本小说在明代全盛的文化背景·····	(283)
第二节 明代话本小说的全盛·····	(288)
第九章 明代的说唱词话·····	(298)
第十章 冯梦龙及其“三言”·····	(306)

第一节	冯梦龙的生平和著作·····	(306)
第二节	冯梦龙的文学主张·····	(309)
第三节	冯梦龙对宋元小说话本、明代短篇话本小 说的整理和加工·····	(312)
第四节	“三言”中明代短篇话本小说的思想价值·····	(318)
第五节	“三言”中明代短篇话本小说的艺术成就·····	(330)
第十一章	凌濛初及其“二拍”·····	(340)
第一节	凌濛初的生平和著作·····	(340)
第二节	凌濛初的文学主张·····	(341)
第三节	“二拍”的思想内容·····	(344)
第四节	“二拍”的艺术特色·····	(354)
第十二章	明末其他短篇话本小说·····	(364)
第一节	“三言”、“二拍”引出的短篇话本小说热·····	(364)
第二节	明末其他短篇话本小说的思想意义和 局限·····	(367)
第三节	明末其他短篇话本小说的艺术价值和 遗憾·····	(373)
第十三章	清初短篇话本小说·····	(380)
第一节	延续明末之盛的清初短篇话本小说·····	(380)
第二节	话本体制的承袭和创新与选材和表现的求 “奇”·····	(383)
第三节	清初短篇话本小说的思想和艺术·····	(387)
第十四章	李渔及其短篇话本小说创作·····	(394)
第一节	李渔的生平和著作·····	(394)
第二节	李渔的文学主张·····	(397)
第三节	李渔的短篇话本小说创作·····	(400)
一	李渔短篇话本小说的思想内容·····	(401)

二	李渔短篇话本小说的艺术特色·····	(404)
第十五章	清代的评话·····	(411)
第一节	清代评话的盛行与说书在清代发达的 原因·····	(411)
第二节	清代的南北评话名家及其话本·····	(415)
第十六章	短篇话本小说在清代的衰落·····	(421)
第一节	衰落的文化背景和自身因素·····	(421)
第二节	雍正、乾隆年间的短篇话本小说·····	(426)
第三节	嘉庆至光绪年间的短篇话本小说·····	(432)
后记	·····	(436)

导 言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话本小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这不仅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重要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没有话本小说就没有元明清的白话小说，就没有大半部中国小说史。

话本小说是由唐宋“说话”伎艺的文本演化加工而来的，因此，研究话本小说必须从研究“说话”入手。“说话”在唐宋时代是一种伎艺名称，近于后世的说书。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说话”作为一种伎艺名称始见于唐代，至宋代则相当繁盛。

所谓“说话”，就是说唱故事伎艺。如果不拘泥于文字概念，唐代的“转变”亦应属于广义的“说话”范畴（详第一章）。宋代“说话”有四家数，其中一家是“说经”，由此而论，唐代的“俗讲”也应属于“说话”的范围。孙楷第先生说：“大概转变、说话，细分则各有名称，笼统的说则不加分别。唐朝转变风气盛，故以说话附属于转变，……宋朝说话风气盛，故以转变附属于说话，凡伎艺讲故事的，一律称为说话。”^①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说话”伎艺虽始见于唐代，而且唐代以“话”命名的、跟宋代话本体制接近的话本虽然很少，但从广义的“说话”的产生和衍变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唐代的“俗讲”、“转变”等说唱故事伎艺也归于“说话”的范畴，那么唐代的“说话”也是相当繁盛的。

宋代“说话”的繁盛则为人所熟知。据《东京梦华录》《梦梁

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以及《醉翁谈录》等书记载，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都是数十万、近百万户的大都会。当时汴京、临安最集中的市民游乐场所叫做瓦子。瓦子的规模很大，可以容纳成千上万人，瓦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也有卖药、卖卦、卖故衣、卖画、饮食、理发等商业服务行业。瓦子里专供伎艺演出的地方叫做勾栏。勾栏里的演出活动非常丰富，如《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记北宋汴京的演出活动有孟子书、小唱、嘌唱、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毬杖踢弄、讲史、小说、杂剧、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说三分、五代史等等，又如《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记南宋临安的演出活动有杂剧、诸宫调、唱赚、杂扮（杂剧散段）、相扑、踢弄、悬丝傀儡、杖头傀儡、小傀儡、肉傀儡、影戏、说话（小说、说经、讲史书等）、合生、商谜等等，可谓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

作为“瓦舍众伎”之一的“说话”，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它除了在瓦舍勾栏中作场之外，还在酒楼茶馆、寺院道观、宫廷私第以及市井乡村演出，拥有最大数量的观众和听众。据《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记载，南宋时的“说话”分四家，各有门庭，如“小说”又名“银字儿”，专门敷演烟粉、灵怪、传奇之类的故事，如讲史书，专门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此外还有说经、说参请等。但四家数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因为它的故事短小而精彩，“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或作捏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说话人有姓名可考者有十四人，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临安说话人有姓名可考者有上百人。这些说话人还有自己的行会组织“雄辩社”。“雄辩社”除了组织一些迎赛诞祝、会社活动外，平时主要是传授“说话”话目（此为借鉴戏剧剧目而杜撰的称谓）、砥砺“说话”技

巧。社中名分高、年辈长并有精湛伎艺者被尊称作“老郎”，我们今天看一些话本体小说中有时看到“京师老郎传留”、“老郎传说”的字样，说明这些话本都是由北宋时候的“京师老郎”代代相传下来的。

但“说话”话目并非都是口耳相传的。我们看宋代、特别是南宋说话人的名字如王六大夫、陈三官人、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等等，他们虽然不一定出身科第，但同行艺人对他们如此称呼，则可见他们都是沦为游艺场中的读书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完全可以找一些故事文本或参考书来看，有的甚至自己动手编写话本。宋元时代还有一种书会组织，专门为艺人们编写剧本、唱本、话本、隐语等演出底本。书会中的成员称为书会先生，其中才高名重的称为名公，一般成员则称为才人。如《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开头所谓：“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研究者一般认为是宋元话本而经过明人增饰的。另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曹棟亭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节陆显之条下注云：“有《好儿赵正》话本。”《好儿赵正》话本，研究者一般认为即是《古今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元代统治者在实行政治高压、经济剥夺政策的同时，对文化也实行禁毁政策。特别是对民间文艺，更是严加禁止，主要是怕人民借此聚众闹事，《元史·刑法志》《元典章》《通制条格》就曾多处记有禁止民间、市坊“搬演词话”的禁令。元代的“词话”就是宋代的“说话”。在元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下，元代“词话”自然要受到压制和摧残，再不见宋代的繁盛局面。但民间“说话”并未就此消歇，特别是宋代“说话”四家数中的“讲史”一门，由于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元代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元代

的“讲史”被称作“平话”，流传下来的话本有《全相平话五种》等。

明代接续元代，仍有“词话”、“平话”（明代多称评话）流传，但同时又出现了“说书”的称谓。关于明代词话，就现存作品来看，一般都是有说有唱，短篇的如1967年在上海嘉定出土的明代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十三种，长篇的如《大唐秦王词话》，另据胡士莹等先生考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今见通行本之前，也均有夹说夹唱的词话本^②。明末清初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有《柳下说书》一百种，时人朱一是曾作《听柳敬亭词话》诗大赞他的说书艺术^③，可见明代的说书也叫词话。清代的说书主要是指评话，一般南方称评话，北方称评书，由于采用不同的方言，并出现了不少地方品种。不过明清说书跟宋代“说话”已有所不同，由于明清已产生了不少如《水浒》《三国》《说唐》《说岳》以及“三言”“二拍”等脍炙人口的小说读本，有些说书艺人则就中取材，再加生发，这在宋元是没有的。但也有一些文化素养较高、有创作能力的说书艺人并不依傍成书，而是自创书目（此谓说唱书目而并非图书书目），如清乾隆年间的说书艺人浦琳与《清风闸》，邹必显与《飞跽传》，叶霜林与《宗留守交印》等，柳敬亭的《柳下说书》其中不少书目也是自己创作的。此外，明清说书还包括弹词和鼓书等，因与小说分道扬镳，则不再属于话本小说史所研究的范围。

过去话本小说的研究和教学大都从宋代讲起，即使偶涉前代，也是作为“孕育”或“萌芽”来阐述的；而且又都偏重宋代“说话”四家数中的“小说”一门，而对于“讲史”和“说经”等门类，则很少涉及。不仅文学史如此，即使话本小说专著也是如此^④。久而久之，似乎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话本小说就是专指《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一类的“小说”话本作品，而话本小说史则是一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史。这显然是

不全面的。

我们在前辈学者和当代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宋元“说话”不但应当上溯到唐五代的“说话”,而且还应当上溯到唐五代的“转变”和“俗讲”(因此开辟专章讲述唐五代的俗讲、转变和说话),以及它们与宋代“说话”的传承关系。在讲述宋元“说话”时,开辟专章论述宋元时代的“讲史”、“说经”和讲史、说经话本。在讲述明清话本小说时,还辟专章讲述明代的词话和清代的自创评话和说书。通过以上的扩充和增补,庶几能反映话本小说产生及发展的全貌。此外,鉴于短篇话本小说中的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实难区分,有些学者提出取消拟话本的称谓^⑤,因此本书不再强行区分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宋元则统称小说话本,明清则统称短篇话本小说,这样或许更符合话本小说产生及发展的实际。

①《沧州集》上《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话本小说概论》第六章第六节。

③《梅里诗缉》卷四。

④如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

⑤吴小如《谈谈话本小说的几个问题》,载《北京日报》1993年12月29日;周兆新《“话本”释义》,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二卷。

第一章 唐五代的说话

第一节 说话溯源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名称始见于唐代,但为什么用此名称来指称此种伎艺,却是自有道理,且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话”在古代有调侃戏谑及讹言不实等义,故“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信,或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谓之话”,而“取此流传故事敷衍说唱之”,则谓之“说话”^①。这就是说,“说话”一词究其原意,从一开始就具有虚构性或说故事性,寓言性或说讽谕性,戏谑性或说娱乐性。

“说话”伎艺虽出现于唐代,但并非在唐代的某一天突然从地下冒出来,而是有一个长期孕育发展过程的。

我们知道,文艺起源于劳动,“说话”也不例外。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起源时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②这种“彼此谈论故事”“以消遣闲暇”还不能看作是一种文艺活动,因为它是自觉的,当属于文艺产生过程中的孕育阶段。

在秦汉古籍中,我们经常看到有关“俳优”、“侏儒”的记载。刘向《说苑》卷十四、卷二十分别载有秦始皇时有“倡优累千”、“妇女倡优数巨万人”,这显然是秦灭六国时从六国掠夺过来的。

当时的各国统治者都是把这些倡优、妇女视作玩物、视作私有财产的。如《列女传》所说：“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观。”《淮南子·繆称篇》也说：“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这些给“人主以备乐”的倡优侏儒瞽师们显然都是来自民间的，他们或者因为目残身残，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生活没有着落，而靠学得一些雕虫小技（如乐舞、说唱、杂戏等）流落社会，后来又被统治者掠夺到皇宫内供其取乐的。

在古代，“倡”最早是指乐人，“优”是指扮演杂戏的人。“优”也作“俳优”，因为他们是以滑稽逗乐为特点的，倡优、俳优后来均泛指从事歌舞杂戏的艺人。“侏儒”为身材矮小的人，他们跟倡优一样供人取乐，类似于后来的小丑。《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几位倡优侏儒人物，如“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又如“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再如“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此外还有淳于髡、东方朔等。《汉书·霍光传》中也有“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成都天回镇汉墓中出土的东汉灵帝时的“击鼓俑”，显然是一位倡优形象。该俑满面笑容，张口，扬袍拊鼓，神态活现，颇具说、噱、唱、演诸形状。在上面列举的几位倡优侏儒中，如优孟着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使楚王左右之人皆不能辨，终于将孙叔敖子穷困之状达于楚王，使孙叔敖家十世不绝，已具备戏剧因素，所以后来称优人登场作戏为优孟衣冠。淳于髡为了向齐威王说明礼轻难以求救兵，临时编了一个祭田祈福者只想用一只猪蹄、一盅酒来换取“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大丰收的故事，来进行讽谏，则已初露后世小说家临场发挥、“顷刻间捏合”的端倪。这些倡优侏儒都以滑稽多辩、谈笑讽谏为特点，从事笑谈、舞乐、杂戏等艺术活动，虽谈不上什么专业分工，但却供统治者取乐的职业艺人，其中说故事、说笑话一门即可以看作是唐宋“说话”之滥觞。这是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忽